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旣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亦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補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



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  
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  
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  
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執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執啓端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  
手教眷與益勤感作無量數日大熱細想山門方適  
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慮  
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  
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

勤回俗駕今供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  
敢但見澆石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  
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熟順時自愛不宣執再拜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恠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  
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  
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恠石并送上結緣

謝歐陽內翰書

右執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  
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大息思有  
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



後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綉之  
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  
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  
堆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  
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  
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  
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  
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  
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  
之奇士以塞明詔執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

稱道及來京師夕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  
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  
子之議論故怙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執不為有司  
之所排使得標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  
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  
亦終不能有所為執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  
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執之幸亦執事將有取  
一二焉不宣執謹啓



右執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遷而其好惡則存立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鄰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有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

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上有一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本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闡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

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



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大虛公亦粗知其入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飭脩

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惜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為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尔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啓數百言



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  
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  
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  
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  
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  
遠過侯霸其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  
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  
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二

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  
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  
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  
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  
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  
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  
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  
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  
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  
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



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  
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  
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  
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  
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  
克已求治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  
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後嗣之累  
則允忍恥舍垢以全人命其為子孫之福審矣某既  
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  
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某懷

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不勝區區之忠  
故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  
聞此言

上呂推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昇是平人邢夔妄  
意其為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  
殺人者皆因其疑以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即免矣  
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  
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  
不省記中行殺南貴就縛至醒取無證為定作可憫



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與議亦恐  
貸之咎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為害大矣其始者亦  
以為然固已言過錄黃再用必昨日之言思之若今  
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  
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那夔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  
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夔臂杖細管秦課兒決殺似  
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為然文字尚  
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某近上草論浙西徂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

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某村  
術短淺禦災無策但知斗踊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  
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  
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  
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取歛之  
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蓋  
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辟  
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持支更遭風寒暑濕之  
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  
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即叩



頌誦佛云官家將八萬石米於烏為孤狸口中奪出  
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  
災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  
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  
哲一聞此言立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端所樂聞  
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  
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其之所私憂過  
慮也八月之末嘉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  
水旱而無訴風拒閉不納者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  
方按其事由以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

可不察也其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而官  
吏皆來見其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  
為漕司地柰何某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恆  
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其既  
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  
勝錢三郡來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  
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其之私意其不為  
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  
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其之疲懦  
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明公一言檢舉成



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流通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乃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某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某奏乞以此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某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慮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瀆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

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深戰悚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廨宇書

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饑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分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某言為過耳不然



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官恬不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籩而稅務用例遠濬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長至八九十備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某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流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懸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而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上七月中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糶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兌糶外止有十七萬石清司許於

鄰郡運致三萬石尚少一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頃至控告某近以本州解字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備完未蒙開允欲以此度牒募入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糶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完解字雖不及元計料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解字弊壞已甚不可不備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解字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况救飢



備屋兩用而並濟乎某愚忝少慮仰侍廟堂諸公仁  
賢鄙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  
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  
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  
降付急迺日與吏民延頸跂踵雖大早望雲執執思  
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某失信商旅坐  
視流殍其為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  
殛何補於事無其近者奏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  
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  
其餘俟豐熟日隨年額起後未蒙恩許今年清司窵

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尚  
關大半剗削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  
察則替迫之急害必及民近蒙朝旨許輟上供二十  
萬石出樂此大惠也然更望朝廷輟留三十萬石若  
無米可食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  
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上策也此外只有勸  
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  
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  
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  
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



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帖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此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集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某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叩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

與章子厚書

其始者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

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言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言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惻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



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其真非人也來書  
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靖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  
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  
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  
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  
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  
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  
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  
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

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  
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  
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  
子厚所知之漆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  
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  
衣蔬食隨僧一殮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  
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  
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  
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社門不  
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



見無期臨紙惘然真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詩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為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

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為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與孫運句書

某啓脾胃能母養餘臍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



著天隱子獨教人在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  
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  
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  
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  
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  
飲少胃強氣感液行自然不濕雖胃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  
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  
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  
商陸防己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

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若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  
補藥例能張肺多為腫病不服有書以告之為佳也

與王庠書

某啟某遠蒙差人致問去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  
二月廿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三百三餘日乃至水  
陸蓋萬餘里矣罪戾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  
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  
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稍安其罪大責  
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僊仙所屬於前  
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失宜則飢飽適宜亦不犯



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  
故矣以此君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  
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畧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  
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  
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  
誼言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  
爾况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  
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  
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知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  
覺悟謀兩人而漢亡矣其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

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  
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  
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  
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  
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  
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不宣其再  
拜

又二首

某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



嘗侍奉多暇起居萬福咸愧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  
忍誅止竊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  
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  
世不乏人為喜又幸玆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  
擇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節之文也老朽廢學  
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  
人文也是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  
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泯沒  
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畧似行脚

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五葢酪  
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  
寤滅之樂耳物欲獨赴貶所兒女輦涕泣求行故與  
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  
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是下過相愛乃遺萬  
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為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  
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  
無有若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舊患痔今頗  
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  
練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答陳季常書

某啓患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為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

賁薄聖恩不賞知幸念咎之外了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舟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茅麻

以發後生妙思着  
絲髮掛心置之  
遠陽羨獨與勿  
志將半年風土  
雖蠻貊之邦行矣  
要處冒昧厚祿負  
三山畦步雲漢  
季常安心家居勿  
草屨相從於林下  
作兒女態也在定



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史頗有父風二子  
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  
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  
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卽時也自山中歸  
來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  
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沈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  
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庶去死遠在讀之三  
復善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  
他未及子由見人說頽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  
負人也不宜某再拜

與吳秀才書

某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某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季六丈待制師  
中之言知其為人李公入豪也於世少所屈服獨與  
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也子野一見僕便論  
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以煉氣服藥為土直  
耳僕雖未能行然喜論其言蓋嘗論養生一篇為子  
野出也近者南遷至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  
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  
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



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  
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此不遠當  
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韓諸  
子皆有理解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  
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想昔者則附述一書  
足矣何至使人重足遠來又致酒以海物荔子等僕  
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石意無以為喻過  
廣州真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明燒香案日清坐  
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在後之禮  
但欲知僕汎舟身心滌滄神氣兀然

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所  
已得而詞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魚目昏不謹  
甚頌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  
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  
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  
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  
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  
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  
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  
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  
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  
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  
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  
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  
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能可乎  
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與堂

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也之陋  
如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之  
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  
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  
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憲力法雨堂字其本不善作  
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苟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某  
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誌錄當俾數句留  
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  
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復運使書作師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  
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第  
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  
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善  
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  
人自為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  
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  
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  
可汗老疾欲傳繼繼為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  
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

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  
恐難兒輩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  
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為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粗於  
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  
及稍加優異使當涿瀋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  
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下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  
所費不多及立開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板  
息時遣機宜僚屬帶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



罪而安國為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  
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  
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蒂然後知公真可人而  
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  
侍其太保官於煙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  
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  
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  
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  
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膺腹間隆隆  
如雷聲其兩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

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  
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  
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關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用賤惡  
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述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  
處泰然頓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  
奇事也甚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  
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關壯年索我閩風之上矣無  
恙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  
也不知何故非所寄臨江而書久已收得二書及覆  
議論及憂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



得不少也然所得非可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  
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  
來一人而已今見之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答之語  
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髮鬚於庶幾也近  
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  
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未  
砂差易致或為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即罷非急用也  
窮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  
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向  
嶼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瓘一月前直往

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此來此人不唯  
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  
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唯能靜心閉日以漸習  
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  
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况於嶺外唯道  
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倏然清遠計尊  
候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去增幸更着鞭多讀史  
書仍手自抄為妙造次造次其自謫居以來可了得  
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  
以娛老且以為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



秋集傳聞知之為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如曲大慰  
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  
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在  
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  
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筆足下屢獲事教因循不一裁荅悚  
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  
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  
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

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  
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  
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  
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  
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異足下積學不倦  
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  
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  
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  
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其非敢廢此道乎  
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



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某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

以主求人知不及豈有終相沒之理足下但信言切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信言切而盡隨然休息未即會身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其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知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士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識以謔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踊躍轉相告語誼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衆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



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為賢人而况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方稱之况於實非有難辨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動郵之如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曰者不敢望以為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儒

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為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罪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以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



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也蜀人之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神驚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為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言之備而所以塞之者亦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

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徻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為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為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為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



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為而得此於是下也前  
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窓戶蕭然  
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  
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屢贈言意動辭直讀之使人  
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  
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為至之中有所不至者  
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  
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  
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  
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

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友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  
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為狷介寡合者是  
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輪不能使之合何則  
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  
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  
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是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  
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  
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  
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盡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跡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  
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住勝知局  
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閑耳而不  
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  
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沈  
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  
一至遂有為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  
未可知法令周察公私饋之舉動尤難直俟遂去耳  
久不聞餘論頽鄙無所錯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子  
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  
惟乞萬萬自重

荅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於  
僧官不識能道不到黃已半年朋游常少思念公不  
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  
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  
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  
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



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歎詩及近編得一詳味  
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  
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守幸甚筆力愈老健清  
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邪  
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白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  
累幅意愈動重且獲所著通言三篇及新詩碑刻廢  
李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  
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

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  
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美謹且借留得  
為光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草書見惠  
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  
緻要非晉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  
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喟喟

荅陸道士書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  
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直體安休喜  
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病所念君棄家求道  
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  
能發言何喜之甚也望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  
所知今為何在蜀山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

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龍錫其所未  
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  
事多從傳同年遊近侍得漢東清幙遂帶得來此否  
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  
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為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  
次之胎息三生為本始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求以靈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緩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為  
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  
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為醴非人間物



也是下端為此酒一未有何不可但恐是下拘戒錄  
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

谷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悞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  
年矣即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使又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  
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  
堪任即日孝履支待預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噴  
自聞變故即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前望之  
詳今復觀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

不以相示藏之家苟須不  
終手是目乃出也自  
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  
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  
腐故決意為之然決不敢  
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十  
萬勿來索看也既是人  
甘亡奇異人亦可人也  
哉其  
謫居已逾年諸况粗遣  
禍福苦樂念念千逝無  
足由  
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  
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  
今者  
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  
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  
焉亦  
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  
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  
合丸  
遺乃吾介夫道意詩必  
吾拜受志康所惠布密  
藥果寺  
一一捧領感作無量海上  
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  
少



物報謝慈有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憚至言如見  
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  
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  
宜興某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適當娶他三房未  
此指射差遠因擬過房下未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  
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為厚幸然竄途中唯欲親故  
謝絕為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相安若志康人  
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其罪戾也千  
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伯雖前輩不相交性然故其  
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齊可為聚其流

後文作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  
也斯人既無後子集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  
子為學頗長迨自宜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  
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  
也會元無期于萬節哀自重







